

凌华 志敏 译

[法]布丽吉特·奥贝尔 著

Brigitte Aubert

雪山惨案

La mort
des neiges

重庆出版社

凌 华 志 敏 译

[法]布丽吉特·奥贝尔 著

Brigitte Aubert

雪山惨案

La mort

des neiges

重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山惨案/[法]奥贝尔(Aubert, B.)著;凌华,志敏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2(法国著名侦探小说译丛)

ISBN 7-5366-5756-0

I. 雪... II. ①奥...②凌...③志... III. 侦探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0028 号

Brigitte Aubert
LA MORT DES NEIGES

©Éditions du Seuil, mai 2000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2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 © 2002 重庆出版社

雪山惨案

[法]布丽吉特·奥贝尔 著
凌华 志敏 译

责任编辑 别必亮
封面设计 向 洋
技术设计 寇小平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金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字数 229 千 插页 2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66-5756-0/I·1095
定价:16.00 元

作者简介与内容提要

女小说家布丽吉特·奥贝尔 (Brigitte Aubert), 一九五六年出生在法国戛纳。她父亲在电影院工作; 因此, 她从小就在电影中成长。她十岁开始写作, 曾当过电影脚本编写者。现在她已是法国著名的侦探小说家。其主要作品如下:《医生的四个儿子》,《铁玫瑰》,《加勒比安魂曲》,《改头换面》,《杰克森维尔的恐怖》,《林中死神》(被译为英文)等。其中,《林中死神》获法国侦探小说文学大奖。

本作品的女主角埃莉斯, 一位是三十三岁双目失明, 坐在轮椅上的四肢残疾的哑巴。她的残疾使她不能与他人交流, 可是她的头脑清晰, 能很好地听别人说话。小说建立在她的内心自语和个人的思索, 以及对外界环境的描写上。

她和她的伴娘伊薇特一起到阿尔卑斯山区的滑雪站去疗养。她们万万没想到这是一场真正噩梦的开始。

她们刚到不久, 就遇到了麻烦。一个陌生人在她们周围转悠。给她们送来了一大块牛排, 又打电话问是否好吃。第二天, 在这个地区就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一个年轻女子在一间弃屋被害, 她赤裸的尸体被钉在一块木板上。埃莉斯想她们是否吃了人肉。在冰天雪地的世界里, 这场噩梦远远没有结束。故事的结局完全出乎意料。一系列的凶杀案触目惊心。她们也成了凶杀的对象。

虽然埃莉斯自身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但是她不屈不挠地与这些人渣斗智。最后在伊薇特和休闲中心的几位寄宿者的帮助下, 终于战胜了邪恶, 将这些罪犯绳之以法。

全书情节复杂, 悬念四伏。写作手法与众不同。作者以一个特殊的盲哑女侦探的亲身经历来展现故事, 心理描写十分细腻。由于她对声音十分敏感, 所以, 作者对各种声音描绘得丝丝入扣。让读者和她一起去感受这黑暗的世界。她的无声的呐喊, 似乎是要让人们去思索如何保持高度警惕, 在面对各种邪恶时, 如何以更多的爱心和理智来建设美好的未来。

“建造疯人院是为了让那些没有被关进去的人相信自己还没有丧失理智。”

——蒙田

楔子

天在下雨。瓢泼大雨叭叭地拍打着窗玻璃……

不！我这不是在小说中。不是在那本描述两年前我们在布瓦西-科隆布经历的小说中。在当时，那一系列儿童被杀害的惨案曾引起社会上很大的轰动。记者们就像被子弹打中的苍蝇一样纷纷掉落在布瓦西。也许是多亏了我才解开此案的谜底，记者蜂拥而来，他们采访我，还在电视里播放了对我的采访节目。

后来，我把我的故事卖给了一位侦探小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题名为《林中死神》的书。

这一切都是那么不平静！

现在，这个城市已经恢复平静。人们在修复伤口，企图把它忘了。可是，只要有一个孩子迟到一刻钟，他妈妈的心脏几乎就要停止跳动。

是这场雨又让我想到那本小说。一场大雨……雨停了。

我把我的电动轮椅向窗子驶过去，我的前额贴着冰凉的窗玻璃上。已经是一月份了。但是，如果夜里这场雨不停，就可能变成下雪。我很想闻到

楔子

雪花的气味。一想到过几天我们就要到山区去，我特别高兴。

我很想看看花园，我非常喜欢在大雨中的冬天花园。

可是，我什么都看不见。读过那本小说的人都知道我是三年前一次爱尔兰爆炸案的间接受害者：我瘫痪了，双目失明，不会说话。直到去年，我还只能用我的左手的食指来表达，这是很不容易的。

我接受了多次手术。最近一次开刀后，我的左臂能动了。然而，我仍然是一个看不见，也不会说话的人。

“您在窗口干什么？您会着凉的。”伊薇特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对我嚷嚷。

我举起手表示让她安静。

“随您便吧！托尼先生来过电话了。我听不太清楚，海边天气不好，他让我转告他对您的亲吻。”她接着说。

伊薇特不喜欢托尼。她故意叫他“先生”。托尼可并不在乎别人是喜欢或是不喜欢他。

我想像着他正站在被海浪冲刷的平台上。我想像的至少是一个只是我在我手指缝中曾见到过的一个男人的模样。

我一直不知道他的长相，因为是在我出事后我才与他相识的。

在那次电视报道我的节目中，我是用举手或放下手来回答问题，就像在做“鸽子飞”的游戏那样。有时我会想像那么多在电视里看到过我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我感到这很好玩。

EA(埃莉斯·安德里奥利的简称),不锈钢轮椅明星,面对记者连珠炮似的提问:“您困坐在轮椅上是怎样解开这件惨案的谜底的?”“出版社是否准备出版‘铁女人’系列侦探小说?”“您是否会和托尼·梅尔西耶结婚?”

不,我没有和托尼结婚。正如爱情信使向我建议的那样,我不想在能肯定我们相互感情之前就匆忙投入新的情网中。何况,托尼他本人也没有向我求婚。事实上,他又干上了他在酗酒前的老本行:商船海员,他一直在四海漂游。他的女儿维尔日妮在巴黎的一家寄宿学校上学,那是一所为受过刺激需要心理治疗的儿童开设的专门学校。

我的女伴伊薇特也没有嫁给管道工让·吉尧姆,尽管他们很相爱。“到我们这把年纪,再上市政府登记有什么用?而且,我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她悄悄地对我说。让也不感到这有什么不好,他也有自己单身汉特有的习惯,因此,完全接受这样的安排:伊薇特还是和我生活在一起;业余时间他们一块儿过,让每周到我家来住两三个晚上。

最近他不在当地。他接到了在布列塔尼的一个大工程合同:整修一座古老的小城堡,全部粉刷,重新铺装老式石瓦和老式管道。

啊!有电话。

“这是您的电话!”伊薇特大声地叫我。

我把我的电动轮椅开到电话机旁。伊薇特把电话听筒贴近我的耳朵。

“您好,埃莉斯·安德里奥利。我是B*A*(布丽吉特·奥贝尔的缩写)。”

瞧？多么巧合！是为我写书的作者！

“我冒失给您打电话，因为我收到了一封与您有关的信件。我把它用传真给您发过来。”她对我说。

我用手指头在电话听筒上敲了一下，这表示“同意”。敲两下是“不行”。

“我希望您一切顺利。我要走了，再见。让我拥抱您。”

你靠我赚了那么多钱，你当然要拥抱我……但是，是谁差一点被活活烧死和掐死呢？那是我！而你，你只是拿起你的笔，就这么一下子……你就可以来钱了！

传真机在响。伊薇特把纸撕下来，看了一眼。

“我一点也不明白。”她喃喃地说。

我“急了”。她什么时候才给我念这张传真件？什么时候传真件会有盲文？我学过盲文，已经会自己对付了。

“我给您念。”

这已经够拖拉的了。

“亲爱的小姐，您也许能够欺骗大众，但是欺骗不了我。当我在电视里一看到您，我已经知道真相。您是一个天使。”

见鬼！他怎么猜的呢？

“您是上帝派来的天使之一，是来与邪恶兵团作斗争的。我能从他们愚蠢自满的样子认出他们。”

可是，不，你念吧……

“您明白吗？”伊薇特喃喃地说，又接着念：

“我无法抗拒：只要一看到天使，我就感到身上的所有的魔鬼都会苏醒。他们骑在我身上，他们驾

驭我，所有的魔鬼中最蛮横的是欲望。我希望欲望能把我引到您的身边。向您致意。德·沃尔。”“我认为，这是一个玩笑。”伊薇特一边揉着纸一边下结论。

我拿起一直放在我膝上的小记事本，迅速地写下我的要求：“请你给 B * A * 打电话，问她这封信是从什么地方寄来的。”

“那好，就依您的。可是，如果对所有写给您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要注意的话……”

我是谨慎的，宁可把事情核实一下。我一点不想成为某些没有关起来的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疯狂发泄的对象。

“喂，您好，我是伊薇特·霍尔津斯基太太，我要和 B * A * 通话，请叫一下……啊！算了……谢谢，再见。”

伊薇特把电话挂上。

“我们正好错过五秒钟；她和我们打电话时就叫了一辆出租车，她要去日本。她是去举行巡回报告会的。好吧……我给您泡杯茶？”

我漫不经心地点点头。“德·沃尔”。这个德·沃尔公民让我感到十分不安。

我们一起静悄悄地喝茶。伊薇特情绪不太好，因为让花掉很多钱买赛马彩票，最近他全都输了。让特别喜欢玩赛马彩票。那些刮开来看数字的彩票。让也总是替我买赛马，彩票下注那匹黑色——杰克马，我从来没有赢过。啊，不：有过一次，我赢了十法郎，给了维尔日妮。

我一想到要去滑雪山区就很激动！我并不是去参加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轮椅滑雪比赛。我的

叔叔费尔南住在尼斯，他在卡斯坦有一座小别墅，一个内地小型家庭滑雪站。他殷勤地请我去那儿住一段时间。那儿的空气新鲜，有阳光，我可以坐着轮椅在刚下过雪的雪地上……我们过两天就出发。让、托尼和维尔日妮将于二月放假的时候来和我们会合。我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伊薇特整理了三遍箱子，看看有什么东西遗漏了。我们带了连指手套，保暖袜和保暖内衣，穿上了都可以去（尼泊尔）安纳布尔纳峰。

然而，最讨厌的是现在收到这封疯子的信。伊薇特可能是对的，这肯定只是一个玩笑。侦探小说的读者总是认为自己很聪明，可能有一个读者想：“瞧！我要吓唬一下这个可怜的残疾人……我要看看她是否是那么能干……”我想像这个人是一个先天有缺陷的人，脖子上仔细地围了一条白丝绸围巾，脚上穿了一双神甫穿的那种笨重的皮鞋，带着一只公文皮包，里面塞满了一些字迹不清的手稿。他坐在巴黎一家酒店的最里边，一边抽着吉普赛人牌的香烟，一边摸着脸上的粉刺；他一边居高临下地看着描述我的冒险经历的那本小说，一边使劲地冷笑。我在电视上露脸了，可是他呢，他要算算钱看是否够付他喝的蹩脚咖啡，那是一种用过两次的咖啡渣泡的。生活是多么不公平……

主要人物介绍

B * A * 女小说家布丽吉特·奥贝尔 Brigitte Aubert 的姓名缩写

埃莉斯·安德里奥利(EA 为埃莉斯的姓名缩写) 坐在轮椅上的智勇双全的残疾女侦探

伯努瓦 埃莉斯的前男友

托尼·梅尔西耶 商船海员,埃莉斯的男友

维尔日妮 托尼的女儿

费尔南·安德里奥利 埃莉斯的叔叔,建筑承包商

伊薇特·霍尔津斯基太太 埃莉斯的伴娘

让·吉尧姆 管道工,伊薇特的男友

玛莉翁·埃内坎(伽斯塔第) 银行世家的后代

索尼娅·奥瓦尔 歌舞厅工作的小姐

莫罗 老牧羊人,索尼娅的养父

朱斯蒂娜·隆巴尔 盲人画家,费尔南的女友

成年残疾人高山休闲中心寄宿者

让-克洛德 摄影爱好者,行动不便

玛佳丽·代拉嘎多 儿童型神经病患者

爱米丽·多芒热 先天愚型患者

克拉拉·利纳尔迪 精神幼稚症患者

贝尔纳 肥胖型残疾人,患“冈塞尔综合症”和强迫症

拉艾蒂蒂娜·卡斯戴利 脚残疾人

克里斯蒂安 弱智,假装喜欢模仿说话

莱奥纳尔·德·坎塞 爱好天文学,行动不便的残疾人

雷蒙太太 成年残疾人高山休闲中心厨娘
雨果 成年残疾人高山休闲中心护士兼司机,受害者
亚纳 成年残疾人高山休闲中心的教练员
法朗辛·阿祖尔 成年残疾人高山休闲中心主任
玛蒂娜·巴斯卡利 护士
艾尔凡·佩耶 滑雪教练
维洛尼克·根 滑雪女教练
凯万·戴斯特雷利 滑雪者

克拉利老爹 卖奶制品的老牧羊人
菲利浦·洛里厄 副警长
贝尔特朗上尉 特种兵
罗杰尔·斯纳贝尔 治安警察
莫雷尔 年轻实习警察
让德鲁 治安警察
波兰纳 治安警察
法齐 治安警察
马克 治安警察
梅尔冈狄 治安警察
迪皮伊 治安警察

目 录

楔子.....	(1)
第1章.....	(1)
第2章.....	(8)
第3章.....	(26)
第4章.....	(43)
第5章.....	(56)
第6章.....	(72)
第7章.....	(96)
第8章.....	(118)
第9章.....	(135)
第10章.....	(161)
第11章.....	(182)
第12章.....	(204)
第13章.....	(218)
第14章.....	(239)
第15章.....	(275)
尾声.....	(306)

第 1 章

我们已经到了山区。我穿得暖暖的，好像一个女王坐在滑雪道的山脚下。伊薇特对我十分的负责，给我套上了我的旧的孔雀蓝的连裤衣，穿上了我叔叔借给我的鲜红的靴子，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皮帽，帽子两边的羊皮护耳让我感到很痒，我都出汗了。太阳特别好，可是我一点也不能不戴帽子，甚至连我的头发还得被裹得严严的。伊薇特照顾着我，只要盖在我身上的苏格兰毛毯滑下一点点，她就要把它放正，一边向我叙述她看到的场景：

“又有一个人摔了，他差一点撞到一棵树上……另外一个人连带他的冲浪滑雪板，真是一个真正的公众祸害……您还要一点茶吗？”

我用手势表示不要。我们坐在加拿大山房的平台上，这是滑雪站的一个战略要点。所有在这个地区度假的人总会经过这儿。我偷偷地把左手举向我的皮帽，马上就听到伊薇特果断的声音：

“绝对不行！冷气就是从耳朵里进来的。您是要得感冒才心甘，是吗？”

我没有感冒。我听过气象广播，今天气温是五度。我实

在没法让伊薇特明白我们不是在西伯利亚的冻土高原露营。我不想和她辩论。

我听到电动吊缆滑动的金属声,听到人们的笑声,相互招呼声,小孩的叫声。有一个婴儿在哭叫,他的妈妈在试图劝住他不哭,“不要哭”,他不哭了。我一直听着。我感到自己吸满了新鲜空气。我将要晒太阳,我的脸色将很好。我摸到了自己的杯子,小心地拿到嘴边。

“埃莉斯·安德里奥利! 您是埃莉斯·安德里奥利,对吗?”
一个女人在我身后叫着。

我吓了一跳,把杯子打翻了。

“我是 CLMPAH 的法朗辛,”她接着说。

CLMPAH? 什么意思?

“您的叔叔告诉我您要来这儿。我一下子就认出您了。”

当然这不是很难的,我想在这儿不会有很多像我这样坐电动轮椅的漂亮的年轻瞎女人。

“对不起,埃莉斯小姐不能回答您。”伊薇特用像“玛丽·安托瓦妮特对平民说开门的时候再来”的特有的口气对她说。

“我知道,我知道,安德里奥利先生向我解释过。您的叔叔,他可真是个好人! 他是我们最慷慨的捐助人之一。”

她在说什么呢?

“他告诉我:您肯定很乐意参观我们的中心,和我们的寄宿者认识。您是他们的榜样……您就是霍尔津斯基太太吧,您是一个忠实的助手!”她接着对伊薇特说话。

“是啊,是的。我没想到……”受宠若惊的伊薇特神气活现地说。

“可是,大家都听说过您! 瞧,我把我的书借给了我所有的朋友。这个故事是多么可怕呀! 尤其是当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社会新闻后,感到更可怕了! 啊! 您们一定经历了

特别恐惧的时刻吧！哎呀，请原谅我，我们的班车来了，我要走了。我给您们留下我的名片，打电话给我约见面的时间。再见！”

“她走了，”伊薇特告诉我。“她上了一辆绿色的面包车，车上有印着黄色的字母，我从这儿看，看不清楚。她给我们留了一张名片……让我们看看……啊：她是‘法朗辛·阿祖尔主任’，名片下方写着：‘成年残疾人高山休闲中心’，还有电话号码呢。”

我开始明白了。那个女主任是想把我展现在她的寄宿者面前，证明一个人虽然残疾了，仍然可以有所作为。我那个混蛋叔叔还没有事先给我打招呼。总而言之，这很可笑：我不能说话，我也不准备用哑语给他们做报告。

“她看起来很不错，”伊薇特对我说，“但是她有点……呃……感情外露。她穿的玫瑰红的花的保暖衣服与她一点也不配；她穿了显得更胖了，本来她这个人就并不瘦，您还想要一点越橘饼吗？”

我用手势表示不要了。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吃了两张薄饼了，我活动不多，不能无节制地吃东西。

“好吧，好吧，可是我还是要再吃一张！高山的空气新鲜，我的胃口也好，我还没吃饱。”伊薇特一面说，一面站起来，她要再到柜台去买饼。

我总算喝下了一口已经凉的茶水。我听到了年轻人的声音，他们在欢笑。他们互相打闹，叫喊着。我想到我年少时，也是这样，我快速地爬着这些斜坡，脸冻得红红的，特别高兴。我还能感到我脚踝的紧张，背部的震动，令人陶醉地在雪上滑动。我和伯努瓦一起越野滑雪。我们在闪闪发亮的粉状雪中滑动。我们穿上越野滑雪的雪橇飞快地做循环练习动作。这套崭新的器材可能还在地窖里，我们是在事故发生前不久

……买的。这一切都结束了。我好像被判了终生监禁，而监狱就是我自己的身体。算了，不要有这些负面的想法，我总不能当众哭哭啼啼。

“埃莉斯……”

我听到左边有声音，很轻的声音。又有一个熟人突然出现吗？

“埃莉斯……”

我挥挥手表示听到了。

“我有一个礼物送给您。”那个温柔的声音接着说。

我的一个崇拜者？我感到有一只手碰到了我的手，那是一只皮肤干燥且热呼呼的手，他把我的手指放在一个塑料口袋的把手上。

“后会有期……”

我手里拿着塑料口袋，发呆地坐着。

“我回来了，您该再吃一张饼：这饼可好吃了！”

伊薇特笨重的身体坐了下来。

“这个塑料口袋是什么玩意儿？”

我把塑料口袋递给她，在记事本上写着：“你看到一个人对我说话吗？”

“但是……如果有人和您说过话，您自己也会知道的！”她嘴里塞着饼回了一句。“不，我没有看到什么人，但是这里有那么多人……这是什么东西呢？……一个礼品袋！谁给您礼物了？”

我很快地写着：“是的，但是我不知道是谁。你把口袋打开吧。”

打开包装纸的声音。

“哎呀！这实在太荒唐了。一块裹着保鲜纸的牛排！怎么能想到把牛排包装起来当礼物送人，这真逗！送牛排的想